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帝国轶闻

下

〔墨西哥〕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著

林之木 贺晓 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帝 国 轶 闻

下

〔墨西哥〕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著 林之木 贺晓 译

(滇)新登字01号

FERANDO DEL PASO
NOTICIAS DEL IMPERIO

根据墨西哥迪亚纳出版社(Editorial Diana)
1988年5月第5次印刷版译出

装帧设计: 张守义
作家画像: 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帝国轶闻

〔墨西哥〕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著
林之木 贺 晓 译
责任编辑: 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码: 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25 插页: 1 字数: 698 000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7-222-01525-6/I·390 定价: 13.8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承东	刘习良	刘存沛	许 铎
孙成敖	孙家孟	李德明	杨仲录
沈石岩	范维信	张广森	林 光
林一安	赵振江	赵德明	施永龄

第十三章 布舒城堡，1927

是的，马克西米利亚诺，是谎言，是谎言害了咱们呀。在这儿，马克斯，在布舒的卧室里，我有满满一箱子信使送来的谎言。有些谎言是那么纯真，简直就像孔恰·门德斯的鸽子：只要我一打开箱子盖儿，立刻就会飞走，当我想揪着翅膀尖儿将其捉住的时候，它们就会化为乌有，就像父亲利奥波德的信在我的手中变成灰烬一样。还有些谎言苦涩而又磷光闪闪，就像那把诺瓦拉号送抵墨西哥岸边的海水。也有些谎言是善意的，就像那些每逢圣胡安节都装扮成各色人等、每逢圣礼拜五则装扮成希律^①和彼拉多^②、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③的墨西哥土人。还有一些谎言是你制造的，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咱们抵达普埃布拉的头一天晚上，你因为人家给咱们准备的是一张双人床而大发脾气，然后就让人在另一间屋子里安一张行军床，于是你就到那间屋里在一幅监狱的画下过了夜，而我却面对着

① 希律（公元前73—前4），即希律一世，又称希律大帝，罗马统治时期的犹太国王，为杀死刚出生的耶稣，曾下令残害许多婴儿。

② 彼拉多（？—36以后），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的犹太巡抚，主持了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③ 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复活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

一幅医院的画独自到天明。你还记得吧，马克西米利亚诺？难道你想让我把这件事情忘掉？这可是一个口口声声说爱我至深的人干出来的事情啊。另外还有连着谎言的谎言，就像那特希乌特兰产的犹如一串串凝固的血珠似的红石榴。还有一些谎言被我藏在书里，已经干了，已经失去了曾经诱惑过咱们的香味儿和色泽，就像那我放在箱子里、夹在那本一万一千名的里雅斯特居民祝愿伦巴第-威尼斯诸省原来的总督和原来的总督夫人在墨西哥一切顺利的签名簿中间、人们在拉古萨欢迎我时用过的花环上的爱神木叶子和泻根果。其实这也是谎言：对把意大利的爱国者孔恰洛涅里^①在牢房里关了十五年之久的奥地利统治者的代表，的里雅斯特的居民所期望的除了失败还能是别的什么吗？然而，咱们却相信了他们，相信了他们的爱戴和仁厚，所以才上了当。

还有些谎言就像我系头发的彩带、就像我系在门把手上的花结的彩带。这些门可都是通向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的：一扇通向卡卡瓦米尔帕岩洞里的御座厅，一扇通向大特里阿农别墅^②里以叛国罪审判了巴赞元帅的那个大厅，还有一扇通向圣克卢宫那立有象征力量和审慎的雕像的科林斯式壁柱。不过，这一切现在和从前也都是谎言：力量和审慎在毛奇^③将军的钢炮面前化成了灰烬；巴赞那个卑鄙小人身败名裂客死他乡是罪有应得，是他在墨西哥对咱们干的坏事的报应，但他又不过是替罪羊罢了，是为因其蠢笨而使我的外公的祖国法兰西丢失了阿尔萨斯的马真塔公爵麦克马洪遮丑而已。至于那个御座，那个在

① 孔恰洛涅里（1785—1846），意大利政治家，先是反对法国后又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杰出人物，1821年曾组织过临时政府，旋即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36年获大赦，流亡美国、法国。

② 法国凡尔赛宫花园里的皇家别墅，原为路易十四的休养地。

③ 毛奇（1800—1891），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和俾斯麦及罗恩一起开创了三巨头时期，十三年间改变了欧洲的地圖。

阴暗的岩洞里闪闪发光、在火把的照耀下令人目炫的彩石御座，上面铺的是像刺刀尖一般锋利的石笋，最后，马克西米利亚诺，还是扎烂了你的屁股。

有的时候，我找出所有的彩带，把它们一起缝到我那普埃布拉村姑的裙子上，然后当风筝放。小时候，按照表姐维多利亚的配方在弗洛格莫尔做完奶油甜羹和奶油点心以后，曾和奥马尔及夏特尔表哥一起到温莎公园里玩过这种游戏。现在还在玩，不过，你可别告诉给任何人，马克西米利亚诺，这可是个秘密：我每次去墨西哥都要和桑切斯·纳瓦罗的夫人到特南辛戈谷地放风筝。

来呀，马克西米利亚诺，你抓住绸带的另一头，跟我一起来跳舞、唱歌，把你说过的谎言全都坦白出来。你在胸膛里安上一颗燕子的心脏，承认你在被判处死刑之后对贝尼托·华雷斯赌咒发誓说的如果自己的牺牲能够有助于你的新的祖国的和平和昌盛你将高高兴兴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一句谎言。来啊，马克西米利亚诺，你把百灵的舌头放在自己的脑门上，大声向世界承认你在把自己的佩剑交给埃斯科维多的时候对他说的如果放你离开墨西哥你就以自己的名誉保证永远不再回去的话是一句谎言。来吧，低下头，跪下，在地上爬，重新变成个听话的孩子，我将称呼你为城堡的太阳、库埃纳瓦卡的启明星，我要给你柠檬颠茄糖，我要扒掉你的裤子用彩带编成的鞭子抽你那满是伤口的屁股，教你永远不再说谎也不听信别人对你说的谎言。你写信给吉莱克医生说过墨西哥充满健康的民主气氛而不存在欧洲式的病态狂想，说过没有？看我不打你才怪呢，让你说谎，快去用雌黄粉把牙齿刷一遍。你对德蓬男爵说从来就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墨西哥人像你那么为自己的祖国尽心尽力，说过没有；看我不打你才怪呢，让你说谎，快去用老头掌和洋甘草水漱漱口。你写信给男爵非常肯定地说如果你重回

望海并再次收到继承墨西哥皇位的邀请你将毫不犹豫地接受，说过没有？看我不打你才怪呢，看我不打你才怪呢，看我不连那些邀请你的人都打了才怪呢。把你的鞭子给我，马克西米利亚诺，把你的棍子给我，把你的剑给我，我要去惩罚那些心口不一、用鲜花铺满地面并摆出“永远感谢拿破仑三世”字样的方式迎接咱们的恰尔科居民，因为那句话、那些虞美人和百合花也都不是真的。把你的唾沫给我，马克斯，我要去唾那格兰德河的浊流；给我一根棒子，我要去砸烂建造起了普埃布拉教堂的天使，因为他们也不讲真话、他们的石雕翅膀也不是真的；我要去教训你那口是心非的母亲索菲娅，她曾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嫁给弗兰茨·查理大公，说他是个笨蛋、是弱智，但是却当了他的老婆、跟他生了你的兄弟，说不定还有你，如果你真的不是罗马王的儿子的话。我说，马克西米利亚诺，把你的牙齿借给我，而你自己则改换成路易·拿破仑的模样，我要用死去了的宇宙之王的牙齿把你这个“胡子”的皮和上过胶的胡须撕掉，我要用腌肉条搓根绳子系到你的睾丸上把你像狂欢节上的肥牛似的牵到骑兵表演场的凯旋门下示众，我要牵着你游街，直到你讨饶并大声向全世界承认福雷在韦拉克鲁斯登陆后说的他要对付的不是墨西哥的百姓而是他们的政府是谎言，那些在普埃布拉慈善区碉堡墙下被福雷的榴弹炮炸碎脑壳而死去可怜的萨卡波阿斯特拉族小兵，不是墨西哥百姓又是什么？我要让你大声承认：你，“胡子”，你，天字第一号的小丑，你说的法国无意强加给墨西哥一个其人民不喜欢的政府是谎言，在克雷塔罗枪决马克西米利亚诺的行刑队的士兵们，不是墨西哥人民又是什么？就这样，我要把你一直牵到土伊勒里宫的会议厅，让你站到那张你曾在上面签署过对威廉一世^①皇帝及其首

^① 威廉一世（1797—1888），德意志皇帝。

相奥托·爱德华·莱奥波德·冯·俾斯麦-舍恩豪森宣战书的绿丝线椭圆桌面上，大声向全法国承认你说的你将从阿姆监狱直接走进土伊勒里宫或坟墓是谎言，因为你从那儿跑到了英国，就像维克多·雨果和我的外祖父，拿破仑一世也曾有过那种打算，后来你又再次逃往那儿并死在了奇斯莱赫斯特，病因不是膀胱结石，而是良心上的结石。

你快来帮我一把，马克斯，帮我把箱子盖儿打开，让所有的谎言像弥漫世界的灾殃冲出潘多拉^①的盒子一样从里面飞掉，看我是否最后还能找到一件真实的东西。只要一件。我想知道我是否真的是在巴勒莫宫那有着绿松石柱子和蛋白石烛台的土耳其厅里认识我的姨姥姥撒丁王后的。我想知道咱们结婚的时候德瓦城堡的仆人们除了其他东西之外是否真的还给了咱们一套塞夫尔瓷餐具，正是这套餐具使奥尔良家族的各城堡蓬荜增辉，但后来却被路易·拿破仑给抢走了。你要当心啊，马克西米利亚诺，千万别喝欧仁妮用贡比涅城堡的杯子给你倒的桂皮茶，你要当心，千万别喝卡雷特夫人用讷伊城堡的杯子端给你的母菊汤剂，我得提醒你，马克斯，那是谎言，真的，尽管表面上不像。有些谎言看上去很美，就像我母亲的脸蛋儿或者洛佩斯上校的眼睛。有些谎言悲惨而又喜庆，就像我哥哥利奥波德给我讲的布拉班特的热诺韦娃的故事。还有些谎言就像我从前曾经见到过的利穆桑珐瑯、土耳其玫瑰花瓣果酱、尤卡坦蜂蜜、佛罗伦萨宝石、苏丹皮制丰饶杯以及巴黎国际博览会上的罗马尼亚珐瑯汤勺、毛里求斯岛蜡果、查理五世盐雕骑士像等等我几乎连记都记不住的东西。

快来，马克西米利亚诺，快来帮我把这些你托人从科西嘉

① 希腊神话中地上的第一个女人。她有一个装有各种灾难和祸患的盒子。后来她将盒子打开，让灾祸遍布于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希望还留在里面。

岛带给你母亲让她送到你父亲坟上去的、现如今粘到了箱子底上的白色香堇菜花抠下来，帮我轰走想要吸吮“雏鹰”的心脏渗出的苦蜜的金头蜜蜂。有些谎言就像信使从马坎博海滩给我捡来的海胆，就是那只我的医生们和贴身使女们想让我整天坐在那儿把箔片和玻璃珠穿到它的刺上去的海胆。你从那海胆上揪下一根刺来，拿去扎洛佩斯上校的舌头，因为他说的他去找埃斯科维多只是为了赢得挽救你的性命的时间是谎言。再拔下一根拿去扎埃洛因，因为他从维也纳写信给你说奥地利人民不喜欢弗兰茨·约瑟夫而宁愿你来当君主。你要用刺去扎所有那些说什么你可以像我曾祖父两西西里王在罗马建立流亡政府那样也在望海建立一个墨西哥流亡政府的人。扎伊达尔戈，因为他曾对欧仁妮发誓说墨西哥居民属于纯种拉丁人。扎博伊斯特^①伯爵，因为他曾拍过一封电报说你哥哥准备恢复你在奥地利-匈牙利的继承权，条件是你放弃墨西哥皇位。扎马格努斯男爵，因为他曾在克雷塔罗向你保证过为你提供贿赂卫兵所需要的全部资金。

这还没完。我还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我给自己留下了这根请法贝热先生打制的镶了钻石刺儿的金链，因为我要用它捆住自己的双手，以使自己无法再从墨西哥写信给父亲利奥波德、德于尔斯特伯爵夫人、哥哥佛兰德公爵、外婆玛丽·阿梅莉或者其他什么人告诉他们我很幸福、咱们的墨西哥人民很爱戴咱们、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给了咱们所有这一切的慈悲上帝、能有一个人人都像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的国家真是件无比美好的事情。马克斯，我还给你另外留了一件礼物。你还记得那天下午你在望海城堡的海鸥厅里往自己面前的一幅墨西哥地图上插彩色大头钉的事吗？还记得你用一枚绿色的大头钉代表博

^① 博伊斯特 (1809—1886)，萨克森和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外交大臣。

南帕克那葱郁的原始森林及其愈合木和丛莽吗？还记得你用蓝色的大头钉代表加利福尼亚湾那绿松石般的碧波其及欢跃的海豚吗？还记得你用银色的大头钉代表瓜纳华托的银矿和阿克萨亚卡特尔^① 宫中那让西班牙征服者们惊叹不已的精湛工程吗？信使今天来了，他装扮成迪潘上校的模样，把那些大头钉给我带了来并要我把它给你，马克斯，让你把它们扎到自己的舌头上，每一个谎言——你的那些白色的、粉红色的、像你的梦想一样金黄色的谎言——一根：你要为自己在奥里萨巴说过的如果墨西哥人民决定恢复共和制你将头一个向当选总统表示祝贺扎舌头；你要为自己写过的奥地利得了不治之症、笼罩在倦怠和忧伤的气氛之中扎舌头，因为你明明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明明知道与其待在墨西哥城那可怕的宫殿里忍受赤脚土人乐队那不和谐的小提琴演奏及他们的爆竹和木铃的噪音的折磨倒不如听着约翰·施特劳斯的《香槟波尔卡》那犹如气泡在明澈的维也纳空中爆裂般欢快而清脆的乐曲在霍夫堡人民公园里散步。你要扎自己的舌头，马克斯，因为你明明知道自己孤立无援却在法国军队撤离墨西哥的时候躲在宫中的窗帘后面嘀咕什么这下子总算自由啦，因为你明明知道自己是罪魁祸首、没有你也就根本不会有帝制但是却在被审讯和判决以后还说什么你从未想过要对并非由你造成的局面负责。你要扎穿自己的舌头，马克斯，用一根黑色的大头钉穿过舌头一直刺到嗓子眼儿以弥补你说过的最无耻的谎言：在你自己揶揄过路易·拿破仑之后，在你吃惊地发现了他在橘园^② 对你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不向土耳其提供援助而是让它被瓜分也许更好、那样奥地利就可以把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自己的版图时那种洋洋自

① 阿克萨亚卡特尔（1469—1481），阿斯特卡君主，为扩展阿斯特卡帝国的版图做出过巨大贡献。

② 指土伊勒里宫的橘园。

得的卑鄙心态之后，在我父亲写信告诉你路易·拿破仑这颗星以及所有像他那号的人迟早都必将殒灭之后，你还称赞他，称赞“胡子”是他那个世纪里最伟大的君主。

还有那个土人，马克西米利亚诺，那个杀害你的凶手、张嘴就是谎言的贝尼托·华雷斯，由于他对萨尔姆、萨尔姆公主说过即使全欧洲的君主全都跪下求情他也不会饶你性命，所以你得把你那用岩盐和蛋白石雕琢而成并镶有晶莹的海蓝宝石的皇帝宝座上最坚挺、最锋利、最光洁的石笋留给他，用以刺穿他的胸膛。他之所以会那么说，是因为跪在他面前的是个马戏团的角色、野心勃勃的女人、满嘴谎言的公主，而不是我表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他之所以会那么说，还因为萨尔姆·萨尔姆公主是个笨蛋：既然她能够在帕拉西奥斯面前剥光自己的衣服，把那个可怜虫吓得差点儿跳窗户，为什么就不能以自己的身体去向华雷斯求情呢？如果萨尔姆·萨尔姆公主当面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你说华雷斯会跳窗户从阳台上逃出总统办公室吗？那个黑不溜秋的土人，除了他那纯粹是出于想当州长、部长、总统和英雄的目的才娶的老婆马尔加里塔的肉皮之外，他的黑手从来都未曾碰过白种女人那娇嫩的肌肤，除非是娼妓，你说他会不会不等伊内丝·萨尔姆·萨尔姆完全亮出吊袜带和大腿根儿就迫不及待地冲过去抚摸洋公主的乳房并扑到她的身上呢？还有马格努斯以及拉戈男爵和其他所有那些匆匆逃离克雷塔罗的欧洲大臣们，不仅是胆小鬼，而且也都是笨蛋：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那个土人所开的价钱。我表姐维多利亚本该把英国王冠上的科-伊-诺尔钻石^①——就是那个伪君子那年到巴黎残老军人院向英国有史以来的头号敌人拿破仑一世致敬时大肆

① 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钻石，最初是莫卧儿琢型宝石，重191克拉，1852年在伦敦再次被琢磨以增加火彩和多面型光泽，变为109克拉。

炫耀过的那块——献给他的。其实，用不着那么做，以更低的，更低的代价就会使那个土人眼花缭乱，比方说巴黎城在欧仁妮同路易·拿破仑结婚时就献给她的那顶祖母绿后冠、人家送给我曾外祖母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奥尔良公爵夫人的蓝宝石、庇护七世送给卡洛琳·奥古斯塔皇后的赤金玫瑰树。说到这棵玫瑰树，茜茜本来就该把它给华雷斯送去。如果有人告诉我，马克西米利亚诺，告诉我他们要杀你，我也会亲自将它给他送去的，可是没人对我提起，他们把我成年累月地关在望海城堡里，否则的话，我会揪下金玫瑰、脱光衣服、斜倚在华雷斯办公室里那张伊内丝·萨尔姆·萨尔姆的狮子狗趴过的沙发上，然后把玫瑰花放在大腿根儿的交叉点处并告诉华雷斯要是他肯用他那黑嘴唇亲亲那朵花我就会让他亲那插花的窝窝及其周围的褐色丛莽，那样一来，下跪的将是他、将是他那个土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对我说，马克西米利亚诺，所有的人全都背弃了你。茜茜只注重一件事情，那就是往脸上涂抹珍珠膏、珍珠粉以消除那永远也消除不了的皱纹或者用香槟酒和鸡蛋黄洗头发以使其恢复那永远也恢复不了的光泽。你哥哥弗兰茨·约瑟夫忙着和情妇凯瑟琳·施拉特厮混，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穿过大西洋去为你向华雷斯求情。意大利的维克托·马努埃尔二世不肯原谅正是一艘以你的名字命名的船在利萨战役中击沉了意大利国王号战舰。西班牙的伊莎贝尔二世正对卡洛斯·马尔福里情炽如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心思更多的还是放在领取他的马驹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的奖赏和将息由波兰人贝雷索夫斯基在朗香冲他开的那一枪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上面，哪里还顾得上你和你的帝国的命运。没有一个人，马克西米利亚诺，没有一个欧洲的君主，包括我的哥哥利奥波德、葡萄牙的路易斯一世和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在内，没有一个人，马克西米利亚诺，前往墨西哥请求华雷斯不要枪毙你，让那个土人的

虚荣心得以满足，让他得意一回，让他忘掉自己的渺小和卑污，以换取你的性命。所有的人全都背弃了你。不过，我倒想告诉你，马克西米利亚诺，他们也全都死了，希望你能因此而感到宽慰。你哥哥、我哥哥、维多利亚和威廉是老死的。维克托·马努埃尔死在奎里纳尔宫中，让一个吉卜赛女人给说中了，而且理发师在给他的尸体染胡须的时候把他的整个脸部都给染黑了。西班牙的伊莎贝尔死的时候不仅老态龙钟，而且多半是由于肥胖、懒惰、贪吃和纵淫无度。葡萄牙的路易斯在卡斯凯什被杀，而亚历山大则是在冰天雪地中被里萨科夫的炸弹炸成重伤、五脏六腑冻成冰坨之后在圣彼得堡的冬宫里断的气。只有我还活着。

因为我活着，因为我爱你，如果你答应听话并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原谅你过去说过的一切谎言。告诉我：你的眼睛不再看我了吗？马克西米利亚诺，你那像蓝色的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不再看我了吗？我的嘴不能再亲你了吗？马克西米利亚诺，我的手臂不能再伸出望海城堡阳台的栏杆拥抱你了吗？告诉我，马克斯：你记得你得腮腺炎的时候你奶奶送给了你一座配备有锡铁兵和可以发火药的大炮的城堡吗？你的手不再用玩具炮去轰击圣胡安-德乌卢阿的红色碉堡让那坍塌的砖石吓跑韦拉克鲁斯湾里的鲨鱼和蝠鲼了吗？马克斯，你不会再得腮腺炎以便让你的哥哥弗兰茨·约瑟夫给你寄去用他的剑锋蘸着他的鲜血写成的密信吧？唉，马克西米利亚诺，在置于云雀标本下面的象牙摇篮里长大的马克西米利亚诺：你播下的是香堇菜，收获的却是黑乌鸦；你播下的是幻影，收获的却是一阵弹雨。唉，马克西米利亚诺，在荒岛上与长颈鹿为伴、得了腮腺炎、手握苹果皮制成的烟斗和喝着风信子茶、待在地上铺有山猫皮并以鳞皮为帘幔的茅草屋里的马克西米利亚诺：你播下的是美梦，收获的却是致人于死命的一枪。唉，马克西米利

亚诺，告诉我：在威尼斯的葱翠之中，忧伤可曾让你的嘴唇长满苔藓？在博尔达花园的九重葛棚架下，欢乐可曾让你的蓝眼睛射出熠熠闪光？在卡塔赫纳的海滩上，起自圣女陵上的风可曾与你絮语？那圣女可曾有过一个儿子、托莱多的王宫可曾有过一只小鸟？那只小鸟什么时候将自己的血液注入你的胸膛？那只小鸟什么时候将自己的尖嘴啄进了你的脖子？他们什么都没有对我说过，马克西米利亚诺，他们对我隐瞒了那么久，两万二千个长夜啊，马克西米利亚诺，在这些长夜里，我一直躺在这张用我让人从阿胡斯科的乱石滩运来的凝固熔岩做成的床上摸黑等着你啊，说摸黑，是因为我得了白内障，已经几乎双目失明，再也看不见你那脖子上挂着金羊毛骑士勋章的大项圈、两撇胡须，在恰普尔特佩克湖游泳时漂浮于水面的挺秀而白皙的身影。马克斯，你还记得我手指父亲利奥波德的信从城堡阳台上向你道别的那清澈得如同刚用百合花水洗过一般的清晨吗？你记得我随后走下城堡到湖边大声给你朗读那封信吗？我当时走的楼梯通向母亲的卧室，那个房间的顶棚上缀满了星辰，她，比利时的天使躺在那里面无半点儿血色，她的床的上方仿佛用看不见的线吊着似的一动不动地悬着三只张着翅膀的不发愿修女会的黑天鹅。我手里拿着爸爸的信逃也似的奔了下来，可是突然发现脚下既不是城堡的楼梯也不是莱肯宫的楼梯，那被一根疙里疙瘩的蓝灰色老藤盘绕着的石阶是奇琴伊察的圆形顶楼的旋梯。后来我走进了一座迷宫的中央大声地呼唤着你的名字，然而得到的回答却只是那由大到小以至于无穷的回声而已。于是，我明白了，只有循着那道血迹才能找到出去的路口。那道永远鲜红的血迹可不是曾经污染过米内特表姐的木马的鲜血，而是我在咱们乘着幻想号游艇穿过夏至线前往马德拉岛的那天夜里当拖把架和塞尔西亚尔酒瓶子、你的等高仪和罗盘、风和夜幕、还有赤条条的你和我在同一张被海的泡沫

冲刷过的木板床上颠荡摇动的时候流出的热血，那血，马克西米利亚诺，流过墨西哥国旗升至半杆和随处可见黑兰花般的皱纱的拉克罗马岛，流过那辆米兰居民送给咱们的、如今被扔在忘海、上面长了苔藓、轮下生满忍冬、雉鸡和有着光艳夺目的长尾巴的绚丽鸟以其为巢、窗口里探出了蕨草的绿叶的皇家马车，一直流到了你那像信使给我带来的海胆或者像我胸前曾被你的亲吻沾染过的皮肤上凝结着的血斑一样长满了刺的心脏。唉，马克西米利亚诺，马克西米利亚诺，你这个霍夫堡利奥波德配楼的佛罗伦萨马赛克孩子，你这个心灵被申布伦府百万厅里的波斯细密画陶冶过心灵的孩子，告诉我：阿帕姆的公路上的尘埃没有让你见识过奇迹？小马克西米利亚诺，你这个在阿纳瓦克原野上蓑蓂丛中睡过觉的孩子，你这个长有草把胡须和磨砂沥青眼珠的孩子、墨西哥皇帝、索奇米尔科国王、特斯科科湖的海军上将，告诉我：在乌鲁阿潘的清晨，你的眼泪没有化作彩虹？布兰科那甘美温馨的水波没有爱抚过你的大腿？孔塞普西昂·塞达诺的微笑没有让你开颜？唉，小费尔南多，马克西米利亚诺少爷，有一次你让人把你辖下的那个团的所有马匹的尾巴都剪成了英国式的，你的哥哥为你胆敢破坏从玛丽-特雷莎时代就有的关于马匹必须留长尾巴并梳成辫子的成规而惩罚了你，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告诉我，弗兰茨·约瑟夫还会把你关在房间里禁闭起来让你在那儿独自想象维也纳骑术学校的那些你都背得出名字的白色种马嘶叫、腾跃、转圈和奔命奔跑吗？你已经不会再当面对你哥哥提起当人们头一次把他那位奥地利皇帝扶到一匹小马上背上的时候竟然吓得直哭而让他难堪吧？

我继续缘着楼梯而下，手里始终攥着爸爸的信，随后发现自己已经从圆形塔楼的楼梯跨上了奇琴伊察城堡的楼梯，那尊

肚子上托着一个盘子的半卧石人是恰克-莫尔^①，那只长有长牙、身上镶着玉片的动物是红豹。我继续缘着楼梯而下，下到底之前就已经知道了那一大汪碧水不是恰普尔特佩克湖而是圣湖。但是我没有见到你，只见到了手里拿着一块跟裹尸布似的大白毛巾的勃拉希奥。他对我说了点儿什么，我根本没听，随后他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没能见到，因为一团水汽包围了我，我手里的那封信也不见了，仿佛化作了灰烬，其实那本来就是一封死人的信，是我亲爱的父亲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在临终之前几天写的，而送抵墨西哥交到我手里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好几个星期了，当时我刚刚从那儿、从奇琴伊察、从圣湖回来，可是内心深处却已经失去了理智、中了曼陀罗毒。我对你喊叫，我大声对你哭诉，告诉你，我可怜的父亲接受了十多次手术，他的两只脚肿得不成样子，他最后一次去英国的时候几乎都不能同维多利亚讲话了，因为他让胆结石折磨得整天躺在白金汉宫里的床上打滚儿，我那不幸的父亲疼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在腋窝里垫上垫子将胳膊架在两张桌子上站着睡觉，我本应该赶回比利时去照顾他、把他的情妇埃平霍文——唯一被他准许守在病床边的人——从房间里轰出去并将他从谵妄中摇醒以便确知他弥留之际呼唤的夏洛特、夏洛特、亲爱的夏洛特指的是我、是他的小夏洛特、是他的比茹、是莱肯宫中的公主，而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英国的夏洛特、那个酒鬼和色鬼乔治四世的女儿（母亲正是把她的名字安到了我的头上，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是她让我有了一个虽然已经死去但却永远活在父亲心里的女人的名字）。

直到那会儿我才领悟勃拉希奥想对我说的话：有点儿冷，我应该把他的毛巾披到身上。不，不，哪儿的话，水汽蒸得我

① 墨西哥古代玛雅-托尔特卡人的雨神。